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玩具圈套 失踪新娘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29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玩具;圈大 / 失踪新娘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玩…②圈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玩具 1

圈套 175

失踪新娘 314

玩 具

第一部 “他们杀人！”

两桩相当古怪的事加在一起，使我对陶格先生的一家人，发生了兴趣。

先说第一桩。

在欧洲旅行，乘坐国际列车，在比利时上车，目的地是巴黎。欧洲的国际列车，可以说是世界上设备最好的火车，速度高，服务好，所经各处，风光如画，乘坐这样的火车旅行，真是赏心乐事。

上了车不久，我感到有点肚饿，就离开了自己的车厢，走向餐车。

世事就是这样的奇怪，一个看来绝对无关重要的决定，会对下决定的这个人，或是和这个人完全无关的另一些人，产生重大的影响，像是冥冥中自有奇妙的安排，任何人都无法预测。

那天的情形就是这样，如果我早半分钟决定要到餐车去，或是迟半分钟决定离开车厢，那就根本不会有如今在记述着的这个“玩具”故事。可是偏偏我就在这个时间离开。所以，我遇上了浦安夫妇。

第一次遇到浦安夫妇时，根本不认识他们，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。浦安先生将近六十岁，一头银发，衣着十分得体，看来事业相当成功，浦安夫人的年纪和她先生相若，雍容的神态，一望而知，曾受过高等教育，而且比较守旧。

先说当时的情形。

我移开车厢的门，跨出来，浦安夫妇手挽手，自我的左手边走过来。车厢外的通道不是很宽，一般来说，只能供一个人走动，但是这一双老夫妇，亲热地靠在一起，也勉强可以通过。

我看到他们两人那种安详、亲热的神态，想起这一双夫妇，可能已共同经历了数十年的患难，如今正在享受他们的晚年，心头欣羨。

到餐车去，要向左转，他们两人走过来，如果和他们迎面相遇，他们就一定要分开来，各自侧着身，才能让我通过。而我不想这样，所以我就在车厢门口等着，等他们经过了我的身前，我再起步。

他们两人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意，所以向我友善地笑着，点着头：“谢谢你，年轻人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不会太多了，真不想分开来！”

我笑道：“不算什么，你们是惹人欣羨、幸福的一对！”

他们两人互望着，满足地笑。

火车上相遇，这样的寒暄，已经足够，没有请教对方姓名的必要。

可是，就在这时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在我的右方，也就是浦安夫妇迎面处，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，追逐着，奔了过来。奔在前面的是一个小女孩，一头红发，样子可爱极了，大约六岁，皮肤白皙，眼睛碧蓝，看来像是北欧人，奔得相当快。

在小女孩身后追来的是一个小男孩，约莫八岁，样子也极其可爱，从来也未曾见过模样那么讨人喜欢的小男孩。

这一双孩子，每一个人见了，都会从心底里喜欢出来。我看到他们奔得那样急，奔在最前面的那个小女孩，几乎就撞到浦安夫妇身上，我忙叫了起来：“小心！”

我才叫出口，小女孩已经向着浦安夫妇撞了过去，浦安先生忙伸手抓住了小女孩的手。小女孩也不害怕，转过头来，向身后也已

经站住的小男孩道：“看，你追不上我，你追不上我！”

小孩子外貌惹人喜欢，很占便宜，往往做了错事，也能得到额外的原谅。这是一种很不公平的现象，虽然是小事，但总是一种不公平，我一向不怎么喜欢这一类的事。我立时沉下了脸，用很不客气的语调申斥道：“火车的走廊，并不是玩追逐游戏的好地方！”

我一开口，那小女孩转过头来望我，她碧蓝的眼珠转动着，调皮精灵，而且向我甜甜地笑着。她那种可爱的神情，可以令得任何发怒的人，怒气全消，我还想再说她几句，可是却说不出口。

也就在这时，只听得浦安夫人忽然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她本来只是扶住了那小女孩的，这时，随着她发出来的呼叫声，她紧抓了那小女孩的手臂，脸上的神情，又是讶异，又是高兴，叫道：“唐娜，是你！”

她叫着，又抬头向那小男孩看去，又叫了起来：“伊凡！你们还记得我吗？”

浦安夫人的叫声和神情，又惊讶又高兴，她开始呼叫的时候，倒着实吓了我一大跳，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，这时看她的样子，分明是遇到了相熟的孩子，所以才高兴地叫。

她叫着那两个孩子的名字，那两个孩子吃了一惊，男孩子忙踏前一步，一伸手，将女孩子自浦安夫人的手中，拉了出来。

他们两个，后退了一步，男孩子说道：“老太太，你认错人了！”

男孩子这样说了之后，和女孩子互望了一眼，两人一低头，向前冲出去，浦安先生一侧身，两个孩子就从浦安先生和浦安夫人之间奔了过去。

浦安夫人望着他们奔进了下一节车厢，才转过身来，神情讶异莫名。浦安先生摇着头：“亲爱的，你认错人了！”

浦安夫人忙道：“不，一定是他们！唐娜和伊凡，一定是他们！”浦安先生摇头，坚决道：“很像，但一定不是他们！”

他们两人就站在我身前，争执着。这使我感到很尴尬，因为我要等他们走过之后，有路让出来，我才能到餐车去，他们老是争

执这个无谓的问题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走？

而浦安先生和夫人，看来还要争执下去，一个说：“一定是他们！”另一个说：“绝不会！”

我有点不耐烦，说道：“两位……”

我想，应该用什么比较客气一点的话，请他们走前几步再继续争论，谁知道我才一开口，浦安夫人就向我望来：“先生，我记忆力很好，一直很好，像你，我看了你一眼，以后我一定可以认出你，记得曾和你在什么地方见过面！”

我敷衍道：“这真是了不起的本领！”

浦安夫人道：“刚才那两个可爱的孩子，我和他们一家，做了一年邻居，谁会忘记这样可爱的一对孩子？”她一面说，一面指着浦安先生，“而他却说认错人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浦安先生语气平和：“亲爱的，你和他们作了一年邻居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”

浦安夫人说道：“那时，你在法国南部，嗯，对了，是九年前……”

浦安夫人请到这里，陡地住了口，现出了十分尴尬、再也说不下去的神情来。

我和浦安先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当然是浦安夫人认错人了！

九年前，一个六岁，一个八岁的孩子，如今都应该是青年人了，怎么还会是以前的样子？九年，在成年人的身上不算什么，但是在孩子的身上，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！

我和浦安先生笑着，浦安夫人虽然神情尴尬，可是还是不肯服输，在我们的笑声中，她喃喃地道：“一定是他们，一定是陶格先生的孩子，唐娜和伊凡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向前走去，浦安先生跟了上去，转过头来，向我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，我明白他在向我说，女人无可理喻的时候，真是没有办法。我报以一笑，转身向左走向餐车。

我在一转身之后，就不将这件事再放在心上，一个自称记忆力好的老妇人，认错了两个孩子，这事情实在太寻常了！

我经过了三节车厢，进入了餐车，才一进餐车，我就看到了那两个孩子，他们正和一男一女，坐在一起。那一男一女，看来是他们的父母。男的英俊挺拔，足有一百九十公分高，一头红发，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，大约三十岁左右。那女的，一头金发，美丽绝伦，举止高贵大方，正在用一条湿毛巾替小男孩抹着手。

我一看之下，大是心折，心想，真要有这样的父母，才会生出这样可爱的孩子来！

我同时也发现，这一家人不但吸引了我的视线，也吸引了餐车中所有人的视线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看他们。而他们显然也习惯了在公共场所被人家这样注目，所以一点没有窘迫不安的表示。我看了他们一会，找到了一个座位，坐了下来，在我看着菜单之际，我听到那个男人，用十分优美的声音道：“不准再在火车上追逐，知道吗？”

那两个孩子齐声答应了一声。

我在想：这是一个有教养的家庭，不会纵容孩子在公共场所胡闹。

接着，我又听到那少妇用十分美妙的声音道：“是谁先发起的？唐娜还是伊凡？”

这是一句极普通的话，可是听在我的耳中，却像是雷轰一样！使我陡地震动了一下，连手中的菜牌，也几乎跌到了地上！我忙向他们望去，只看到那小女孩低着头，不出声，男孩却一脸高兴的神色：“不是我！”

那少妇又道：“唐娜，下次再这样，罚你不能吃甜品！”

那小女孩低声答应了一声，眨着眼，样子好玩，逗得几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而我，这时心中却十分乱。浦安夫人曾认错了这两个孩子是她的九年前的邻居，而且还叫出了他们的名字：“唐娜”和“伊凡”。

而如今，这两个孩子，真是叫唐娜和伊凡！

可是我记得，当浦安夫人叫他们名字之际，那两个孩子却一点反应也没有，那男孩子还立刻说浦安夫人认错了人！

两个孩子，外貌相似，名字也相同，这实在太巧合了！而且，那男孩子为什么要说谎呢？浦安夫人明明叫对了他的名字，就算他不认得浦安夫人，至少也应该表示惊讶，何以一个陌生人会知道他的名字！

可是那男孩子伊凡，却只是简单地说“认错人了”！

我一向好对不可解的事作进一步推究，即使是极其细微的事，只要不合常理，我都会推究下去。这时，我思索着，想找出一个合理的答案来，以致侍者来到我面前之际，我只是随便指着菜牌上的一行字，就将菜牌还给了侍者。

当我将菜牌还给侍者之际，我留意到侍者的神情很古怪，但是我却没有留意，只是注意着那一家人，看着他们进食。

那一家人，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，那个男孩或许只是不愿意和老年人多打交道，所以才会有刚才那种反应的。我想到这里，心中方又释然。

十五分钟后，我要的食品来了，我这才知道何以刚才那侍者的神情如此古怪的原因，原来刚才我心不在焉，随便一指，竟要了一盒七色冰淇淋，还加上许多好看的装饰，那是小孩子的食品！

我一向不喜欢吃冻甜品的，这样的一盆东西送了来，我真不知如何才好，幸而我脑筋动得快，我向那一家人指了一指：“这是我为这两个孩子叫的，请代我拿过去给他们！”

侍者答应了一声，托着那一大盆甜品，走向那一家人，低声说了几句。我听到唐娜和伊凡都欢呼了起来，那男人和少妇，向我望了过来。我略略欠身，向他们作致意，侍者回来，我又要了食物。

虽然那一家人很引人注意，但是一直注视人家，毕竟是很不礼貌的，所以在我自己的食物送上来之后，我就不再去看他们。

等我进食完毕，他们已经离座，向前走去，我只看到他们的背

影，走出了餐车，那是向列车的尾部走去的，也就是从我的车厢走向餐车的那个方向。

我不厌其烦地叙述他们离去时的方向，也是和以后发生的事，有一定关系的。

当那一家人离开之后，侍者来到我的身边：“陶格先生说谢谢你请他的孩子吃甜品！”

我一听，又陡地一呆，一时之间，张大了口，样子像是傻瓜一样！

我立时记起浦安夫人的话：“一定是陶格先生的孩子！”由此可知，孩子的父亲姓陶格，而那侍者说“陶格先生说谢谢你……”我惊愕了大约有半分钟之久，以致那位侍者也惊骇起来，以为他自己说错了什么话。我在惊愕之中定过神来，忙道：“不算什么，可爱的孩子，是不是？”

侍者道：“是，真可爱！”

侍者走了开去，我在想着：陶格先生，可爱的孩子唐娜和伊凡，本来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，但何以事情如此凑巧？和浦安夫人九年前的邻居一样？

我想了半晌，才得出了一个结论：两位陶格先生，可能是兄弟。如今的唐娜和伊凡，是九年前浦安夫人邻居的堂亲。自然相貌相同，而且，取同样的名字，也很普通。

想到了这一点，我十分高兴，因为一个看来很复杂的问题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解释通了！如果再遇到浦安夫妇，就将我想到的答案，告诉他们！

我慢慢地喝完了一杯酒，付账，起身，走回车厢。我向列车的车头方向走。我来到了车厢附近，看到前面几个车厢中的人，都打开门，将头在向外看着。

这种情形，一望而知，是有意外发生了。

也就在这时，一个列车员，在我身旁匆匆经过，赶向前去，我还来不及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两个列车员，抬着一个担架，急急走过来，

担架旁是护士，担架上的人，罩着氧气面罩。

虽然担架上的人罩着氧气面罩，但是我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是什么人。

那是浦安先生！

我一看到是他，不由自主，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起来，抬着担架的两个列车员，在前面的那个，推了我一下，叫我让开。

我才侧过身子，就看到浦安先生睁开了眼，向我望过来，他一看看到了我，像是想和我说什么，可是他根本没有机会对我说话，一则，因为他的口鼻上，罩着氧气罩，二则，那个抬担架的列车员，急急向前走着。

我心中极乱，真想不到，在半小时之前，看来精神旺盛，一转眼之间，会变成这样子！浦安先生的脸上，一点血色也没有，呈现一种可怕的青灰色，单凭经验，我也可以知道他的情形，十分严重。

这确然令人震惊。可是更震惊的还在后面，我在发怔间，陡地听到了一声大喝：“天，让开点好不好？别阻着通道！”

我忙一闪身，看到向我呼喝的是一个年轻人，穿着白色的长袍，挂着听诊器，可能是列车上的医生，他在急匆匆向前走着，在他的身后，是另一副担架，也是两个列车员抬着。躺在担架上的人，赫然是浦安夫人！

她也罩着氧气罩，一样面色泛青。所不同的是，浦安先生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，而浦安夫人则在不断挣扎着，双眼睁得极大，以致在她身边的一个护士，要伸手按住她的身子，不让她乱动。

我更是惊骇莫名，一时之间无论如何想不通他们两人在这半小时之中，发生了什么意外。

而浦安夫人一看到了我，突然，伸出了手来，拉住了我的衣角。她抓得如此之紧，以致那护士想拉开她的手，也在所不能。

我忙道：“别拉她的手！”

走在前面的医生转过头来，怒道：“什么事？”他指着我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我道：“不是我想干什么，而是这位夫人拉住了我的衣服。”

这时，浦安夫人竭力挣扎着，弯起身来，一下子拉掉了氧气罩，神情极痛苦，看她的样子，像是要坐起身来，但是却力有不逮，她的口唇剧烈地发着抖，双眼眼神散乱，但还是望定了我。

刹那之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，身边那个护士，手忙脚乱起来。

而我，看出浦安夫人想对我说话，我忙俯下身去，将耳凑到浦安夫人的口边。果然，我才一凑上耳去，就听得浦安夫人断续而急速地道：“天！他们杀人！他们杀了我们！”

我一听得浦安夫人这样讲，更是震动不已，我忙道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可是我的话还未说出口，那医生已极其粗暴地用力推了我一下，将我推得跌退了一步。同时，他又声势汹汹，指着我喝道：“你再妨碍急救，我可以叫列车上的警员拘捕你！”

我这时，心中骇异已极，因为浦安夫人明明白白的告诉我，有人“杀人”，被杀的对象，正是她和浦安先生，我当然非要弄明白不可！我没空和那医生多计较，正待再去听浦安夫人说些什么时，却已经来不及了，护士已手忙脚乱地将氧气罩，再按到了浦安夫人的口鼻上，担架也被迅速抬向前。

我立时道：“对不起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刚才，她向我说了一些极其重要的事，我相信还没有说完，我是不是可以跟到医疗室去看看他们？”

那医生喝道：“不行！你以为火车上的医疗室有多大？”

我心中有气：“告诉你，刚才，她说她是遭人谋杀的，如果她来不及说出凶手的名字而遭了不幸，我想。我可以怀疑你是凶手的同谋！”

那医生看来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，遇上了这样脾气的人，真是不幸。他一听之下，非但没有被我吓倒，反倒冷笑一声，又向我一堆，喝道：“滚开！”

在他向外一堆之际，我一翻手，已扣住了他的手腕，只要我一

抖手，就可以将他直抛出去。

但在那一刹间。我一想到这医生已有急救任务在身，我不能太鲁莽，所以立时松开了手。那医生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转身向前走去。

我忙跟在他的后面，经过了几节车厢，在餐车后面一节的车厢，就是紧急医疗室。

我来到的时候，浦安夫妇已被抬了进去，医生也走了进去，用力将门移上，我推了推，没有推开。

我只好在外面等着，不一会，门又推开，四个列车员走了出来，我忙问道：“情形怎么样？”

一个列车员摇着头，我不禁发起急来：“让我进去，她还有话对我说。”

在我嚷叫之间，列车长和一个警官也走了过来，我忙向他们道：“里面两个人，半小时之前还生能活虎，现在情形很不对，那位老太太对我说道，有人杀他们！”

列车长和警官听着，皱了皱眉，不理我，拉开门，走了进去，我想硬挤进去，却被那警官以极大的力道，推了我出来。

我心中又是震撼，又是怪异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我虽然自称是他们的朋友，但实际上，我当时连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也不知道！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形如何，只好在走廊中来回走着。

过了五分钟左右，播音器中，忽然传出了列车长的声音：“各位乘客，由于列车上有两位乘客，心脏病突然发作，而列车上的医疗设备不够，所以必须在前面一站作紧急停车，希望不会耽搁各位的旅程，请各位原谅！”

广播用英文、法文、德文重复着。

我向火车外看了看，火车正在荷兰境内，我估计附近还不会有什么大城市，荷兰是一个十分进步的国家，一般小城镇的医院，也

足可以应付紧急的心脏病突发，如果浦安夫妇真是心脏病突发的话。

一直到这时候，我才想起，我自己真是蠢极了！我既然不能进入紧急医疗室，何不到浦安夫妇的车厢中，去看一看，看是不是能找到什么线索！

我转身向前走去，经过了我自己的车厢。我本来并不知道他们的车厢何在，但一进入一节车厢，我就知道了，因为我看到两个警员，提着两只箱子，自一个车厢中走出来。箱子上写着“浦安先生、夫人”的名字。

直到这时，我才知道这一对老年夫妇的名字。

警员提着箱子向前是来，我迎了上去：“是他们的？”

一个警员道：“是！真巧，两个人同时心脏病发作！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，等他们走了过去，我探头去看已经空了的车厢。那是头等车厢，有舒服的座位。座位上有一本书，还有一叠报纸，那显然是浦安夫妇正在阅读的。

车厢之中，完全没有挣扎打斗过的迹象，我探头看了一下，心中充满了疑惑，转过头来，看到有几个搭客在走廊中交谈，我忙问道：“是哪一位发现他们两人，需要帮助的？”

一个中年男子道：“我！”

我忙道：“当时的情形……”

那中年男子不等我讲完，就道：“我正经过，我在他们旁边的车厢，看到他们车厢的门突然拉开，老先生的身子先仆出来，接着是老太太，老太太在叫：‘救命！救命！’”

我立时大叫起来，列车员就来了！”

我道：“老太太没有再说什么？”

那中年人瞪了我一眼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警务人员？”

我一愣，不明白那中年人何以这样问，我道：“什么使你联想起警务人员？”

那中年人摊了摊手：“老太太在倒地的时候，叫着：‘天！他们杀

人！他们杀人！’

可是我不知道她这样叫是什么意思，因为除了他们和我之外，根本没有任何人。”

我瞪了他一眼，那中年人自嘲地说道：“我当然不是杀人凶手！”

我望着那半秃的中年人，虽然杀人凶手的额头上不会刻着字，但是，我也相信他不会杀人凶手。

使我心中疑惑增加的是，原来浦安夫人已经说过一次这样的话！

就在这时，列车速度慢了下来，接着，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市镇，列车在车站停下，已经有救护车停在车站的附近。

我一看到这样的情形，急忙下车。

我先奔向救护车，打开了司机旁的车门，坐了上去。

救护车司机以极其错愕的神情望着我，我忙解释道：“我是病人的朋友，要和他们一起到医院去！”

司机接受了我的解释，担架抬上了救护车，我看到列车上的医生和救护车上的医生在交谈，救护车的医生和护士，跳上了车，救护车向前疾驶而出。

我心中在想，世事真奇，要不是我先在进餐之际，遇上了浦安夫妇，我一定还在列车上，但是此际，我却在荷兰一个小镇的赴医院途中！

正当我在这样想的时候，车子已经进了小镇的市区，我突然看到，在街角处，有一辆出租汽车在，有两个大人，两个小孩，正在上车，行李箱打开着，司机正将两只旅行箱放进去。

那四个人，我一眼就可以认出来，正是陶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，唐娜和伊凡！

这事情，真怪异莫名！

由于事情实在太突然，而且在那一刹间，我将一些事联接起来，有了一个极模糊的概念，我绝说不上究竟想到了了一些什么，但

是知道要先和陶格一家人见一见！

我陡地叫了起来：“停车！停车！”

司机给我突如其来地一叫，吓了一跳，自然而然，一脚向煞车掣踏了下去，正在急驰中的车子，一下震荡，停了下来。

车子才一停下，驾驶室后面的一个小窗子打开来，救伤车的车厢中有人怒喝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这时，司机也想起了他不应该停车，是以立时向我怒目而视。我来不及向他解释为什么要叫他停车，因为我看到陶格一家人，已经登上了那辆出租汽车，我打开车门，一跃而下，一面挥着手，大声叫着，向那辆车子追了过去。

我在奔出去之际，只听得那司机在我的身后大声骂道：“疯子！”

荷兰人相当友善，那救伤车司机这样骂我，自然是因为他对我的行为忍无可忍的缘故。

我一追上去，街上有几个行人，伫足以观，但等我奔过了街角之际，陶格的那一家人乘坐的汽车，已经疾驶而去，我无法追得上，我甚至没有机会记下那辆出租车子的牌号。

当我发觉我追不上那辆车子之际，唯有颓然停了下来。在这时候，我定了定神，自己问自己：我为什么要追过来呢？

当我这样问自己之际，我发现我自己对这个问题，根本回答不上来！

我为什么一看到陶格一家，就立时会高叫着，要救伤车司机停车？当时，我只是突然之间，想到了一点，觉得十分可疑。我想到的一点是……陶格先生，和他的妻子、孩子们，绝没有理由在这里离开火车！

这列火车是一列国际直通列车，乘搭这种列车的人，都不会是短途搭客。而且，这个小镇，根本不是火车预定的一个站，火车在这里停下，是因为浦安夫妇需要紧急救治。

那么，陶格一家，为什么要匆匆在这里下车？